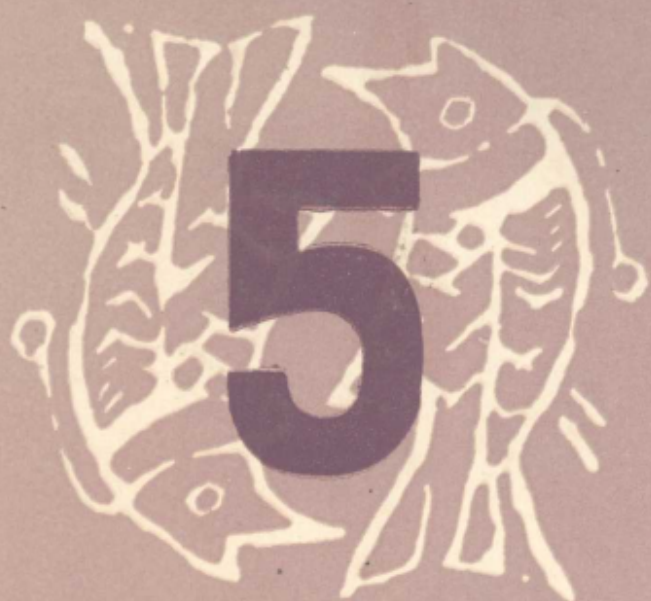


泉州文史



泉州文史

5

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
政协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月



封面题字 虞愚
封面设计 林剑仆

编辑者 《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
通讯处 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内
印刷者 晋江地区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81年10月15日

闽版刊字第037号

Q2WS005 : 18

泉州文史

第五期
目录

泉人著作研究

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

——读李光缙《景璧集》、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书札记……………傅衣凌(1)

谈李光缙的重商倾向

——读《景璧集》摘记……………陈泗东(6)

从《泉俗激刺篇》看清末泉州社会黑暗面……………陈盛明(8)

《史纲评要》基本上是李贽所评纂……………陈泗东(23)

试论王慎中及其山水诗……………朱守道(27)

戏剧、音乐史

宋元南戏在泉州的活文物——梨园戏浅识……………吴捷秋(36)

小议南音同中原古乐的关系……………王爱群、吴世忠(59)

高甲戏及其音乐的形成……………陈枚、杨波(70)

古典戏曲中的洛阳桥……………曾平晖(73)

辛亥革命史

✓ 辛亥革命在泉州……………张家瑜、王连茂(76)

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王振邦手稿(87)

华侨史料

一九四四年在印尼峇株……………陈嘉庚遗稿 陈毅明注述(89)

译文

关于中国西安与泉州古礼拜寺……………(西德)傅吾康著 曾佳珩译 努尔校(98)

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

——读李光缙《景璧集》、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书札记

傅 衣 凌

四十年代末，我为论述明代福建的海商，始知泉州的安平商人，亦是当时东南大贾之一，其势力足与徽州商人相匹敌。拙著《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曾略述其梗概^①。顾以文献不足，对于泉州安平商人的种种活动，所知甚浅。前岁赴美，读书于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在馆中获见泉人李光缙的《景璧集》和何乔远的《镜山全集》两书，爰节取其有关安平商人的部分记载，稍加排比，以补前著的缺漏。

一、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

明人论及当时中国的富商大贾，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称山西，而安平则少有人谈论之者。独何乔远云：

“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别。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②

按此节记事极为重要，它与何氏的另一著述：“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③互相配合，是第一个提出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并以安平一镇的社会风习与徽歙一郡有极相类似之处，为我们编写明代经济史提供有用的资料。

二、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与生业

过去我在论述安平商人时，每仅注意到他们与海上贸易的关系，而忽略其在国内贸易的地位；而《景璧集》与《镜山全集》记述他们的活动地区，不仅有海外市场，而国内市场亦关重要，两者皆有安平商人的踪迹。

“吾温陵里中家纡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

^①参考拙著《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福建海商篇》第107—160页。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48“寿颜母序”。

^③何乔远：《闽书》卷45“风俗”。

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①

“柯公安平人也。或曰：非安平人也。安平人好贾，坐者列市肆，行者浮湖海，柯公非尔也。”^②

“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③

上述记事已把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全面的揭示出来，其在海外市场中，吕宋贸易实居首位，故万历三十一年（1603）吕宋之役，安平商人死者甚多。今列史料于下：

“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往岁夷酋发难，尽歼贾人，安平无一人得脱。讫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④

“柯烈妇颜姓，……既笄，归柯日蕃，柯与颜并里中著姓。安平人喜贾，少事诗书，挟重貲，浮海岛外为业，巨姓子弟不免焉。是以吕宋癸卯九月四日之变，日蕃亦死夷中，……安平巷哭。”^⑤

这一役对于福建海商打击甚大，“泉漳人贩吕宋者数万人，为所杀无遗。”^⑥我又见到《海沧石塘谢氏家乘》亦载有漳州商人在这次大屠杀中牺牲^⑦。

其实，安平商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仅限于吕宋，日本亦多。兹据李献璋氏的《妈祖研究》（？）曾引《南浦文集·与大明奕吾子书》（广长十六年，1611）云：

“大明国福建道泉州府有奕吾者，去岁随商舶来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终盖棺矣。有一人称其弟者欲取奕吾货物。旁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诈称其弟，未知真贋。先是辛亥岁（十六年）安海人黄龙兴来此地，是我相识也。奕吾真子与黄龙兴俱共同来，令此货物，逐一与之，……其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癸丑（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可见安平商人在日本的活跃。

为什么安平商人在海外市场的活动，以吕宋、日本为较多呢？原来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生丝是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欧亚商人群视为利藪所在。自倭乱之后，中国对日本存有戒心，限制甚严，生丝市场遂移到吕宋岛上。这生丝市场，西班牙语称为Arciria，华语则曰润内或垵头。^⑧于是安平商人遂通过生丝进行多角的贸易活动，他们从国内的江浙两省大量收购生丝，或自福建，或经广东，然后将它运到吕宋换取白银回国，并对日本进行间接的贸易，^⑨故云：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②同上引，卷13“处士柯治字先生传”。

③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④李光缙：《景璧集》卷14“二烈传”。

⑤同上引，“柯烈妇传”。

⑥乾隆《晋江县志》卷15杂志·祥异。

⑦《谢氏家乘》云：谢诚中生女名三娘，许配杨应钩，钩往吕宋，万历癸卯值吕宋之变，身殒异域（卷7）。

⑧润内亦称垵头，见石塘《谢氏家乘》卷8。

⑨徐光启云：若吕宋其大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2“海防迂说”）。

“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①

这样安平商人就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的结合起来，然后开展活动。

是以安平人的经商本领是很高强的，他多是从小贾，进而为中贾、大贾。下述三事，足以证明：

“沈孺人早岁归小楼公，是时小楼公方始产，积居转贩为业，始窥邑市，岁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孺人问有无焉。继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孺人问多寡焉。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瑇瑁、丝枲、果布之贸，转毂以千万数，赢得十之。孺人乃不问有无多寡焉，而一意以节缩佐之，素衣浣服蓝缕如初。……史有孺人，两君兴于文，遂变史氏贾风。安平不讳贾，孺人不善之。”^②

“处士（陈斗岩）甫垂髫，逃乱入安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挈金钱财帛以畀之，处士藉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帛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至，人多重之，倚为祭酒。竟以致富，埒于内家，内家用是亦益饶。”^③

“府君讳守吾……世居晋江安平镇之西安里，……蚤孤且贫，是用束身从贾，然具有信断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离于儒术，始客潮，……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之中，而终以大。”^④

三、安平商人的性格

上文已知明代安平商人在国内和海外的活动，都是十分活跃的。当然，这是和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系的。在商人当中已出现有这么一个倾向，具有自由商人的某些特征，他们已从物产的转运和包买，进而直接参加生产事业的活动，如所谓“江西陶人，浙直丝客”等是。安平商人尽管在明代社会里有其地位，可是在清代以后，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显见影响不大，特别是国内市场的活动，几乎消声匿迹，不在中国商业史上继续起着作用。为什么中国的商人资本经常处于中断、夭折的状态呢？为探究安平商人衰落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从商业资本的內部剖析安平商人的性格。李光缙的《景璧集》有为其族兄寓西作一寿序，颇能体现安平商人的性格，兹试节引如下：

“余家世治书，不喜贾，有之但坐窥市井，不喜行贾。兄伯自其王父由吾儒林，徙安平，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渺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贲，时为下贾。已徙南沃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益饶为中贾。吕宋沃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太史公称单氏、宛孔、程郑之属，……通商贾之货，然未有浮海道市东南夷者，安在其可凡兄伯也。或曰：若是则安平之市无凡夫矣。”^⑤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3“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③同上引，卷14“处士陈斗岩公传”。

④何乔远：《镜山全集》卷70“支里君墓志铭”。

⑤李光缙：《景璧集》卷3“寓西兄伯寿序”。

根据这篇文章进行分析，他的兄弟不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之家，而是以匹夫之身从小贾进而为中贾、上贾，且掌握海上贸易的大权，这和嘉靖时期沿海大姓独占海上贸易是一个大变化。^①

“余笑曰：未易言也，古今使绝域，穷河源，无如张博望。……何如吾兄弟一匹夫，挟汉薄物，而岁取其王面钱以归也。当是之时，中国之人新与夷交，语言不通，嗜好不同，而译者用事，兄伯身所之夷，与语辄习之。见其国王，王以为异人，是以征贵贱，不复问译，而取信于兄伯，兄伯不之诒也，遂为雁行中祭酒大夫也。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上下，识鱼龙之变化，而能掉三寸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此亦魁然一奇大夫也。何必读书，而安在其凡兄伯为？”^②

第一，欧洲中古后期的商人，以冒险远征为目的，有开辟新天地的宏愿，安平商人则刚刚相反，而以收为主，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点。

“或曰：贾若是非凡贾者亦多矣。余笑曰：不然，白圭教人为贾，若猛兽鸷鸟之发，非谓其能发也，能收也。安平人任发，兄伯取收，故居然可免其患。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櫂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不数年，好事者言夷地多金，遣使侦之，夷人疑有它谋，遂屠戮中国贾人以数十万。令兄伯俱去，能独免乎？愚者闇已然，智者识将然。斗智争时先一市人，此余所以不凡吾兄伯也。”^③

第二，中国商人有与官僚勾结的一面，亦有不勾结的另一面。这个不勾结，固能摆脱封建特权的纠缠，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凭藉，每易起落无常，不似徽苏山陕大贾之以盐筴为本业，有某些政治奥援，故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维持其地位于不坠。

“或曰：天下瑰才奇货，皆聚京师，若兄伯诚非凡，奈不入长安何？余笑曰：否否！人抱一奇一筴俱可入京师见天子，独贾人不可见天子，桑弘羊、孔仅贾人子也，一人而以心计言利，遂令县官与商贾争货，海内为之骚然，故不可也。往岁诸贾人辄相率至京师，所有翡翠、玉石、珠玕，外得之海上，内输之宫中，至空左藏之金与之市，大司农厌苦矣。兄伯以为开县官黷货之心，而办国家无名之费，非贾人事而不为也。故长安虽丽，未尝一至而问焉，此余所以不凡兄伯也。”^④

第三，安平商人与乡族势力关系的密切，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

“兄伯为人伉而爽，重信义，不侵然诺，好扶人之急，恤人之穷，居家以孝悌为先，其曾王父与余曾王父共穴而葬，兄伯出橐中金，修塋设蒸，倡诸族人，人以此重。兄伯气岳岳不肯人下，身侈于用度，所致万余金，多费之，不封殖其家貲，至今不甚起。子长者修息，少者治书，令无失吾儒林之风云。或闻而谢曰：吾乃今知若兄伯矣。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重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⑤

第五，安平人虽善服贾，据李光缙的话，他们还是农贾兼业，以农为本。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绊。

“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⑥

①朱纨的失脚，即被闽浙两省的大姓通番所诬陷而死。

②、③、④、⑤、⑥见上页注⑤。

他们多是农贾兼业，如曾友泉就是“用本守末”的人。

“友泉公自垂髫时，业已从兄伯贾闽广间，其后转贾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枲、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货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①

或则贾儒兼营，从儒入贾。

“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与江少卿从弟愧泉公共本贾。江公守市门列肆；赠公征贵贱于吴越间，鬻绢丝缁以归。赠公观万货，目量手程，无尺寸爽，货所入所多鲜鲜，不具砵簿，久皆心识，灼数如列眉，年少江公远甚，人倚祭酒，两人遂称大贾，卒以致饶。”^②

由于这些商业经营和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是以明代泉州地区的土地集中极为激烈，这固和当时仕宦之多有关^③，但亦反映出商业资本的无出路，他们非购买土地，则将白银窖藏起来。近年闽南各地屡有发现窖藏的外国银币，即是此故。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安平商人，但总可以看出一种倾向。

根据上述各项资料的分析，安平的商人资本，虽人数众多，也有积累，在国内外的商界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构成为中国封建长期迟滞的一个潜存因素。安平一镇贾风甚盛，但它的存在，如嘉靖时，安平的筑城^④，万历时，安平的设镇，^⑤始终和封建官僚结不解之缘。安平人富有勇敢冒险的精神，能出入生死，往来于万顷波涛之中，却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笼罩着温情脉脉的乡族纽带，不象欧洲中古后期的意大利城市、日本德川时代的堺市商人所拥有那么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亦是中国商人既早熟又未成熟的一个现象。最后，提到安平商人的衰落，我们还要记起马克思的话，那就是清代的锁国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毫无疑义，十七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之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外国人的商务也被限定与行商交往，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借以避免其余的人民与可憎的异域人发生任何联系。”^⑥

为着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的缘故，公行制度的建立，垄断了国外商品的收购与贩卖，这就使安平商人在国内市场失却活动的地盘，而仅以移民的方式留居海外各地，成为近代华侨的原始。

附记：本文所用资料，均承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盖氏先生代为复制，谨此志谢。

傅家麟同志：笔名傅衣凌，现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18“祭曾友泉文”。

②同上引，卷14“王母慈节史太孺人传”。

③“泉州中宦旅繁多，每宦率植产七邑，每邑率以千顷”（支大纶：《支子政余》卷3“议处泉属事宜”）。明代泉州府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故称“七邑”。

④安平旧无城，与乡绅柯应卿经营，新筑深沪、乌浔二巡司（乾隆《泉州府志》卷31名宦“卢仲佃传”，嘉靖）。

⑤殷光彦……万历三十五年左右迁泉州府通判，值安平新设镇，移驻于斯。是时疆理方殷，庶务草创。……镇去郡稍远，邪侠恶少，博塞呼卢，探丸击剑，恣睢莫何，光彦摘其尤桀黠者重惩之，诸风渐息。镇素负殷富名，奸人虎视，始而鸡狗窃关，继且萑苻思逞，为慎管钥，严街鼓、明保伍，飭游徼，于是夜虎不吠，闻阖安堵”（《泉州府志》卷30名宦）。

⑥《马克思论中国》第28—29页。

谈李光缙的重商倾向

——读《景璧集》摘记

陈 泗 东

拜读傅衣凌先生关于李光缙《景璧集》的读书札记，获益不浅，启发良多。查李光缙（公元1549—1623年），字宗谦，学者称为衷一先生，晋江人。万历乙酉（1585年）举福建乡试第一。不仕，家居讲学，授徒甚众，著有《景璧集》、《四书要旨》等书。

欧洲在十五六世纪时，重商主义思想抬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固守重农观点，视商为四民之末，商业活动素为士大夫所不齿。即使明末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民间商业活动日益发展，文献上的记述，也都鄙薄商人。独李光缙和安平商人交往密切，肯给予当时的商业活动及商人以较高的评价，他的重商倾向，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足资谈佐，故缀数言，附骥于傅先生的大作之后。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原因诸多。但当其萌芽之际，缺乏有识之士能丢弃封建观点，肯对这种萌芽加以注意，以致难以形成舆论及系统的学术理论去指导实践，似乎也是小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光缙（包括何乔远、李卓吾等人）的重商倾向，就更值得探研了。

李光缙的重商主义倾向，现就《景璧集》所载材料，略加排比，列为四个方面。

一、主张儒者为贾。

（1）“大都贾之为道，其贯贷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赢；其什卑佰，惮千役万仆，可以倾闾里；其本末文武智勇仁疆，可以吐发胸中之奇。以故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耳。”（卷十八《祭曾友泉文》）

（2）“但他人谱讳言贫，余不讳言贫。亦耻言贾，余不耻言贾，以为儒不厌贫，而广求田问舍者，非君子之道。人世起家，自读书下，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史》列《货殖》不灭贾，子何论宗人族属也。”（卷六《儒林李氏族谱序》）

（3）“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貲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卷十八《祭曾友泉文》）

二、揭露官商勾结。

（1）“巨家之猾，横出而弄大海之波；下户之奸，没入而充宦门之干。是惟无动，动则盗夸也。”（卷一、《赠郡司马慎翁舒公荣擢序》）

（2）“踰伏田间几四十年，……凡世俗一切求田问舍，恃势任威，凌轹乡人之态，翁

皆无之。”（卷十八、《祭象林周公文》）

三、赞成妇女经商。

（1）“李生之尊人某公，早岁贾于粤，携节母与俱。夫妻并力俯给仰取，因家焉。亡何，夫即世，二孤在襁。欲舆榱归，而以一孀妇挈两幼子，间关不可卒致。是以忍濡粤居，修遗贲而息之，以俟二孤之长，盖岌岌矣。当是之时，李之宗人有同货于粤者，见其形单子少，而资亦非贲，其视眈眈，惟藐诸是图，以几幸于不可知。……节母吾安平人。”

（卷四、《寿安平节母郑孺人六十叙》）

（2）“太史公传《货殖》，略道当世贤人所以富者，于诸贾备矣。乃其称奇胜，不过博戏、贩脂、削酒、卖浆诸杂役，一何鄙也！卓氏行迁，夫妻推輶；巴蜀妇清，擅利丹穴，岂不亦女中名流。”（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3）“吾平居尝怪太史公不列贞妇传，而但附巴蜀妇清于《货殖传》中。……一妇人能用财致富，遂有以名闻。”（卷四、《寿安平节母郑孺人六十叙》）

四、痛恨土地兼并。

（1）“公子之华往往倾贲鬻田，山林土田之利，半入荐绅豪贵有矣。主家悍仆，增夺无已，农人称贷以偿。债贾又从唆之，田中甫空而瓶已悬罄也。”（卷八、《邑尉王实斋君弭盗安民碑》）

（2）“不佞早岁读书清源半岭山舍，每旦起……，则有持斧斤荷插索之樵人，自城内外至，百数为辈。……今叩之山僧野叟云：山之樵路绝矣，一草一木，尽没豪势家之有，厉禁设斧斤不得入，他所产所收可知矣。”（卷八、《庄赠公清丈清源山亩功德碑》）

（3）“余睹记四十年来，清源租今石八十，租衡以百，今四之又六之，且駸駸加八矣。”（同上文）

（4）“其后东湖公一脉，亦有从李姓者，世所称李卓吾先生是也。……东湖公之胄，财力分矣，财分则未易齐也。……然以通衢公二百馀里所留之地，易庵公百余年所遗之居，一经于兵燹之焚，而弃诸榛莽；再落于并兼之手，而夷若委巷，祠乎何有？”（卷九《登瀛林氏祠堂记》）

我想，如果进一步研究明末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思想界的重商主义倾向，广为搜集有关诸如记述安平商人活动情况的《景璧集》、《镜山全集》及其他地方文献，对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当会有所发明的。

陈泗东同志：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从《泉俗激刺篇》看清末泉州社会黑暗面

陈 盛 明

(上)《泉俗激刺篇》的写作背景与作者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晚清，已是崩溃前夕，加以帝国主义者之入侵，使社会又带上半殖民地的性质。固有的封建陋习既仍然阴魂不散，吹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歪风，又开始传播浸染，整个社会益形腐朽。官场淫威专制，贪赃枉法，以百姓为鱼肉；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讲势不讲理；上层者提倡迷信以愚民，苦海众生既感人间难得安然，也只有向神佛天主祈求庇护；富者争奢斗侈，不惜物力，穷者无以为生，则寄望于行险侥幸，用烟酒来陶醉，终陷毒窟无以自拔。种种现象，黑云滚滚。泉州也是清王朝统治的地方，在大环境影响下，怎能独善其地？再说每个地方，因地理历史条件的差异，多少有其特点，小环境随大环境恶化的时候，原有地方的不良现象，难免更加突出。如泉俗械斗，明已有之（见清末黄谋烈著的《从先维俗》），清初还惊动了雍正皇帝诏谕责斥，然到清王朝快完蛋了，械斗之风仍盛，便是一个例子。清末泉州确实存在许多恶风陋习，产生不少社会问题，当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的时候，于是乎“佛国”沦为鬼域，满街出现魔影，泉州就不象过去文献上所称道的，风俗之厚如何如何了！不过，我们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不能把这个文化古城，看得一团漆黑，它有其宝贵的文化传统，有其值得歌颂称扬的光明面，但也有其应予批判、革除的阴暗面。到了清季，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统治阶级的昏庸，以致光明面被缩小，阴暗面被扩大，不仅阴沉而趋黑暗了，弄得风气败坏，习俗恶陋，民智闭塞，百姓痛苦。可是，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下去的，它激起爱国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愤慨，思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有抱民族、民主主义的志士，奋起革清廷之命；也有具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用笔杆作武器，进行笔伐。光绪末年，古丰州人著的《泉俗激刺篇》便是一部代表作，它以诗歌的形式，对当时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对官，给以狠狠的鞭挞，对民，给予亲切的同情。生存生（笔名，正名未详）为该篇作序言，说作者怜此睡梦，怒焉忧之，大声疾呼，长歌当哭。”颇有清末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干时政，加以纠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意。这是一部研究清末泉州社会史者值得重视的文献。

作者“古丰州人”，即吴增先生的笔名。先生字桂生，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原籍南安（古称丰州），其父迁居泉州，家世寒微，幼入塾读书，因家贫时读时停。十五岁丧父，更加穷困，到商店为学徒，性好学，夜里常就店中灯下读书，老板骂他损耗灯油，不准再读，愤而回家，靠母亲为人缝补洗衣度日，自己努力自学，十八岁出当塾师。后应科举，中光绪壬寅（1902）举人；甲辰（1904）进士，点

“内阁中书”官职。在京看到清廷腐败现象，弃官回泉。曾应友约，往游菲律宾，因为人撰联，被指为语讽朝廷；又对侨胞演说，稍为激烈，为清廷驻菲领事馆迫令回国。归后以教书卖文为生。因出身贫寒，自幼受苦，为人比较开明，对黑暗的现象感到不满，对被压迫的平民寄与同情。但由于所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及自身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其思想有局限性。虽敢于揭露封建制度下的罪恶，描述下层人民的痛苦，但又往往把希望寄托于旧制度维护者的“良心发现”；恨官之为恶，而仍冀为官者的从善；思挽颓风抨恶俗，而仍怕恶势力的反击。《泉俗激刺篇》发表时，不署作者本名，当时是有所顾忌的。他的政治思想似较接近改良主义。其著作除《泉俗激刺篇》外，有《蕃薯杂咏》近两百首，刊于1937年。其他诗文杂著已多数散失，有一部分残稿保存在泉州市图书馆，尚待編集。《蕃薯杂咏》作于晚年，歌颂蕃薯的有裨民食，描绘平民靠薯为生的情景，充分寄予同情，和《泉俗激刺篇》同为作者思想的反映。

我们今天重新把《泉俗激刺篇》介绍出来，不是把它作为一篇文艺作品来研究，更不是宣扬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地方文献，一篇反映清末泉州社会现象的历史资料来看待，让它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事实，为研究泉州近代社会史提供有关材料。同时，也可以用它来对照今天泉州社会的情况，今昔对比，了解所以今胜于昔，是由于我们已走向社会主义新社会，体会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更加爱护它。

诗篇发表的时间，距今已七十多年，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在目前一般是不存在了，但它是否已完全彻底地消失了呢？却也很难说。若干旧风习、旧渣滓，可能还有某些阴魂不散的地方。要知道，封建社会在我国，是存在得那么久，它的影响是那么深，诗篇揭露的黑暗面，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既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不可能一下子就涤荡干净。我们当前最大的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而要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就必扫清所有前进中的障碍。事实表明，最大的障碍出自于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封建的官僚体制、封建的思想意识等等一些又脏又臭的东西。那末，现在我们再来读读《泉俗激刺篇》，看看近百年前的污泥浊水，有没有还在沾污我们行进中的脚板，需要我们再洗涤的？对照一下，不无好处。因此，重温这诗篇，又多少带有点现实意义了。

（下）《泉俗激刺篇》内容评介

《泉俗激刺篇》，刊于1908年，印数不多，流传甚少，今已绝版。全篇收诗歌四十六首，大抵可分为三类：

（一）写政治黑暗的，有：《诬命案》、《验尸费》、《轿班》、《买差》、《慢押放》、《卡蠹》、《衙蠹》、《主家》、《无契税》、《门签》、《狱卒酷》、《悬案》、《官出门》、《禁烟》等。

（二）写社会问题的有：《鸦片》、《缠足》、《赌》、《酒》、《械斗》、《混掳人》、《说演义》、《戏剧》、《阁旦》、《流差》、《鬻子》、《首饰》、《丧戏》、《早婚》、《医误人》、《村塾》、《论聘金》、《大妆奁》、《小彩票》、《呆钱》、《鼠疫》、《洋客》、《不种植》等。

（三）写迷信恶习的有：《风水》、《神姐》、《跳童》、《孟兰会》、《贡王》、

《烧纸》、《佛讨药》、《上香山》、《多淫祠》等。

原书没有分类，各题编次，可能是按完稿先后为序。现从史料的角度出发，为研究方便，把原著目次加以变动，即不再按原书的次序编排，而按上举三大类的题目次序编排。每题照录原文，下附以按语，旨在介绍原作时说明史实或加点评议，有些地方并酌附注释，以助理解。以下为各题的原作和按语：

(一) 写政治黑暗的计十四首：

诬命案

真命案，假凶手，诬告许多命，总从有钱人下手。衙蠹利我财，官府下乡来，发封条，封厝屋，凶手任作逍遥游，吓得有钱人齧觫。虎而冠，飞食肉，琅琅锁去真惨酷。为渊驱鱼丛驱雀，何怪窜名洋籍中，誓将去汝恐不速！

按：遇杀人案，不去追捕真凶，而是诬告有钱人为凶手，封屋抓人，使其惶恐不安（齧觫），从而进行勒索，简直像猛虎凶鹰一般，写出清末官府的黑暗罪恶。有的人不堪欺压，就进教会，入外籍，藉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抵抗，巴不得快点脱离本国政府的统治，好象獭子把水里的鱼赶走，老鹰把树丛的雀子吓跑。

验尸费

验尸费至数百千，为祸百姓殊可怜。仇未报，鬻儿卖女家先破，死者长已矣，又为官所误。强者不愿自寻仇，斗杀多年死不休；弱者生心变诬告，转以死人为奇货。械斗祸一重，诬告祸一重，积此两重祸，民气已大伤。呜呼民气已大伤，敢告你官场！

按：人被打死，告官验尸，要先纳贿数百千，只得卖儿卖女来应付，弄得家破人亡。否则只有不告官，自己去寻仇，打杀不止。或者诬告他人为凶手，以死人为奇货来敲钱。如此政治，民气哪得不伤？！可是那些官老爷，那管你民气伤不伤！

轿班

官长下乡去，轿班难驾馭，夫价一款数十元，犹嫌乡人无去处。勒索未到手，抵死不肯走，怒言狺狺声如狗，我不耸双肩，看汝官去否？要挟一何多，官亦无如何，不怕鞭笞与谴诃。嗟呼为官谈何易，此辈尚敢恣无忌，何况奸胥与猾吏。

按：轿班（抬轿的）在旧社会是下层的苦力，但衙门里的轿班，身价便自不同，因所抬的是官老爷，“脚踏马屎傍官气”，仗了官势，可以任意勒索老百姓，不满足就恶狗般地狂吠骂人，当官的也没有办法，怕打了（鞭笞）骂了（谴诃），他不走，自己跑不回衙门。轿班之所以敢这样恣无忌惮，还不是当官者纵容的？小小轿班尚且如此，那些狡猾的胥吏（衙门的办事人）的欺侮老百姓，更不用说了。

买差

咄咄真怪事，官差出钱买差事。差有钱，不怕饥，何苦作犬马，任驱驰，时

时供鞭答？噫嘻，我知之！日前某乡里，官府去验尸，所控主令与凶手，大半出洋年已久，除却妇孺更无人，铜元银元无不有。此差买得来，转眼就发财，衙门九弯十八曲，以钱买差未为错。

按：在封建官僚制度下，衙役藉差事谋利。一个衙门的差役，每每超出定额，有个在编制里的，就有几个不在编制里的，他们也是靠办差事过活。明代就有这种情况：在衙门里承办差事的是一个人，在外面等待差事的就有十几个人，有了差遣，一个人领到差事，一出来可化为十个人的差事，大家就都靠办这个差发财来赡养家人（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注引《明晋江令陈清上抚按文》）。清季演变到官差出钱买差事，把别人承办的差事用钱买过来，由自己来办，虽辛苦奔跑（任驱驰），受责鞭打（供鞭答）也不要紧，原来买到了差事，就可以藉此去敲剥勒索那有钱的人（在泉属主要是侨眷，象诗中所举的事例）。出钱买差事既是生财之道，就没有什么可怪异的了。

慢 押 放

掳人请押放，难得批准见字样。批准发票来，又苦差无状，说起马，说伙计，欲去不去故迟迟，草鞋饭食无定例。勒索到手下乡去，又是焦休说公事（衙门人谓需索人钱为说公事），公事说了腹膨胀，管汝将人掳何处！吁嗟乎押放之难如此，枉费卖妻与鬻子，不知是活与是死，死活不知奈官何，惟有归去弄干戈。

按：从前械斗风盛，双方互相抓人，被抓的一方报官押放（派官差到对方那里勒令放人），差役乘机种种勒索，未出发前故意慢吞吞，要草鞋钱、饭钱等等，下乡又是气势汹汹（焦休）地吓人要钱（说公事），肚子装满了却又把事情丢下不管。当事人被敲得倾家荡产，还不知被掳者的生死，官府如此靠不住，只好准备再去械斗了。

卡 蠹

关卡有关蠹，厘卡有厘蠹，为害津梁苦行路。阍如虎，狼如羊，黠如鼠，贪如狼。明明无则例，勒索相牵制；明明有定章，刻削饱私囊。废国法，蔑公理，惟有洋籍堪抵制，君不见往来南北大商家，纷纷挂旗英日美。

按：清王朝末年，更加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在交通要点遍设关卡（收税的检查站，收关税的为关卡，收厘税的为厘卡），主其事的多为贪污不法人员，对通过的客货，不遵税制，随意估征，或藉口违章，任行处罚，拦路勒索，苦扰商贩行旅。迫得有些人托庇帝国主义者，入外籍作抵制。一些大商家就挂外国旗作护符，躲避苛征。内政腐败，引起丧权辱国，势有必然。

衙 蠹

官为欺，民为误，衙中著名恶胥吏，铜臭薰心变为蠹。谓汝蠹无角，势能速我狱；谓汝蠹无牙，力能破我家。啖人骨髓吮人血，贪囊涨大欲破裂，无厌犹如古饕餮。岂知头上有青天，蠹贼终归化为烟。伤心若辈多不悟，欲广韩非五蠹篇。

按：旧衙门里的下级办事人员（胥吏），处在官民之间，案件要经过他们的手头去办

理，可以利用其地位上下其手，上欺官，下害民，从中取利，是官场的害虫（蠹）。它虽无蠹的角和牙，可它能使人破家入狱，而且贪得无厌，有如饕餮（传说中一种凶恶贪婪的野兽）。韩非子写《五蠹篇》还不够，应该添上这一蠹——“衙蠹”。事实上这衙蠹正是官僚制度、腐朽统治的产物，制度不改，头上青天也奈何它不得的。

主 家

相告到县衙，就城觅主家，初来相见相执手，胜似旧时好朋友，接待异常鸦片酒。状师状作完，批差批委员，和盘一打算，田园去一半，痛不能堪乃长叹。此时主家变面来，反将结局难下台。讼再缠，无饷粥，愿调停，又当戳，孽自作来无地哭，唯有归去卖妻儿，送汝主家买鱼肉！

按：主家即诉讼时的保家。旧时到衙门诉讼，呈文要找保家盖保印，就有人以此为业，不但代人作保，还经理诉讼事情。乡下人进城打官司，情况不熟，只好委托主家代办，好象后来的委托律师。这主家多是讼棍或勾结讼棍的人搞的，他一揽到官司，就串通衙门吏役，上下其手，把事主弄得“田园去一半”，欲罢不能，难以下台，只好再设法筹钱，去孝敬主家，谋求解决。这是当时政治腐败、法制不严造成的。据作者自注，“此弊南安最甚”。

无 契 税

无定制，用白契，二百余年大流弊。流弊剧可哀，汝不往，税差来，差来太无赖，逐乡去摊派，摊派一何苦，鱼肉诸小户，毒则如蛇猛如虎，到底国计终无补。最惨摊派完，无契可缴官，造假契，抵司单，又为后日大祸端。安得贤有司，清查澄其源，往者不汝咎，使汝投税皆欢颜。

按：当时税制紊乱，民间证明房地产所有权的契纸，也无明确制度，一般多用白契（未曾纳税盖过官印的叫“白契”，纳了税盖过官印的叫“红契”，投税后官厅再给张证明书叫“司单”），这就给如蛇似虎的税差有孔可钻，藉口验契，乘机敲剥，不是真的凭契收税，而是糊里糊涂地向村里摊派，派款的负担多落在小户身上，派来的款则多装进税差的钱包。摊派后没有契纸送官给凭，便乱造假契抵塞，给百姓留下后日的祸根。

门 签

门签太无惮，敢卖差，敢鬻案，卖差差愈喜，百姓真是死；鬻案官不知，剥去也无皮。官曰：我廉，百姓曰：你贪之又贪；官曰：我苦，百姓曰：汝甘之又甘。内外情隔绝，不过居中作梗人二三。吁嗟乎门乎签乎，汝为官奴仆，民为官子弟，汝何无礼！吁嗟乎官乎，纵汝奴仆辱汝子弟，你何无体！

按：“门”是衙门里管传达的人，“签”是得到官长指示承办案件的人，都不过是下级的差吏，但因有权在手，便可恣无忌惮。门房这关进不去，你就有冤无处诉。差吏把案接到手，就是财神爷临门，可以把承办的权转卖给别的差吏，自己坐收其利。买差的人办差时，就尽量地刮，收回本钱外，还多捞一把。甚至“鬻案”，把所承办的案件，瞒着上官，与当事人私做交易，只要荷包满，管你是和非，谁花的钱多谁胜利。昏庸的官，把

案交下去就算尽了责任，自乐其乐去了，不再管它三七二十一。这是当时衙门的黑幕，空口感叹是没有用处的！

狱卒酷

官刑未为酷，狱卒私刑酷而毒，画眉笼，快乐床，任是铁汉也销亡；猴吹箫，魁吊斗，那怕有钱不出口。此外名目尚纷纷，旁人见之为惊魂，淋漓血腥满牢狱，哀哀求死苦不得，似此野蛮蛮到极。请君试往一调查，那个累囚有人色？！

按：诗篇揭露的情状，惊心动魄，而这是当时牢狱的写实。牢狱的黑暗，不正表现时代的黑暗吗？画眉笼、快乐床、猴吹箫、魁吊斗，都是当时狱卒惯用的酷刑。用这种私刑来敲剥犯人的钱。

悬案

新案旧案，悬而不断，为父母贻民患，幕中何公干？麻雀声杂乱，对酒看花半夜半，翻身起来日已昏，眼又生花身进汗，死气日深生气散，那有功夫去裁判。此行况且暂摄篆，为时未久官又换，管汝冤仇结不断，管汝百姓訾且怨。涓涓祸水成河汉，长夜漫漫何时旦！

按：原作在本题后有作者附注说：“前某邑某令卸篆之时，经管办交卸之案计至二千余起，何其悬案之多也！”这些官老爷在干什么呢？原来每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就是他们的“公干”。夜玩日睡，到天晚（昏）才起床，弄得昏昏然，“死气日深生气散”，那还能替老百姓办什么事？所以“卸篆”（去官时把印交出）的时候，难怪有那么多“悬案”（挂着未决的案件）。至于非正式职位的摄篆（代理的官），是暂时性的，自更无心办事，只是得过且过，糊涂过日罢了。

官出门

官为民父母，情谊如一家，如何官出门，必带许多之爪牙，使人惊避如蝮蛇。爪牙又无赖，强半杂流丐，人格大卑污，有站高牌与大盖。头蓬葆，面囚虏，其身豕负涂，其言犹粪土，傍官使势威如虎。吁嗟乎！官虽尊，汝亦人，与其使民畏，何如予民以可亲。父母斯民之谓何？劝你排场勿贪多！

按：旧时官府出门，必讲排场，高牌（大牌）大盖（凉伞），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打锣在前引路），要路人肃静回避（悄悄地躲开）。为助显威风，衙役不够，还临时雇些“头蓬葆”（头发象乱草）“面囚虏”（脸面象囚徒）、“豕负涂”（猪样满身泥土）的流丐之类作为随行爪牙，吓唬百姓，使人怕得象碰到大蛇那样。那时当官的就是要“使民畏”，作者劝官“予民以可亲”，未免对牛弹琴。

禁烟

胥吏与差役，大为禁烟之阻力，无公事，暂且吞烟茵（俗名烟灰为烟茵）；有公事，有钱使，卷烟便如龙卷水。烟斗声沙沙，过瘾时去调查，只知卖法不知他。呜呼，官长嗜烟且休置，此辈嗜烟何无忌？毋亦在官官袒庇。官如识公理，